

沁园春·六安
(2009年国庆节)

为问何居，大别山阴，潞左六安。爱三川①汇聚，奔流万古；双锥②并峙，耸秀千年。地控江淮，山环英霍，自古皋城贯北南。堪怜处，则霞飞鹭舞，桃坞晴烟。

人言沧海桑田。话历史今人越古贤。有南山六库③，流金泻玉；北淮一控④，息浪安澜。广厦摩云，通衢织网，覆地翻天六十年。登高望，叹秋风又是，换了人间⑤。

注：①三川，即六安境内的淠河、史河、杭埠河。

②双锥，即六安城区多宝庵塔、观音寺塔，俗称北门锥子、南门锥子。

③南山六库，特指坐落在大别山区的佛子岭等六座水库。

④北淮一控，特指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

⑤借用毛泽东名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念奴娇·金安山水随想
(2017年4月23日)

江淮四月，雨晴时，且到皋南游历。话说金安形胜地，山水画廊一轴。石笋擎苍，嵩寮枕翠，响水松松竹。鸡鸣山下，流莺啼绿茶合。

见证沧海桑田，洪山石窟，无语而庄穆。千古兴亡成败事，留与青山凭读。毛坦晴楼，南湖湿地，美了时人目。夕阳烟里，谁见田边归牧？

贺新郎·雪中望裕安畅想
(2018年冬)

浩荡风凌冽，暗长空，濛濛飞絮，冻云崩屑。龙爪新桥①成幻境，双塔②依稀辨别，淹没在、万千楼阙。雪霁云开星月朗，看琼田玉鉴何澄澈。临此景，心头热。

将军故里③风云阔。忆赤旗，尽染血

行吟六安山水间

唐云洲

③赤帜高擎：叶集是皖西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走出杨国夫、陶勇等8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平岗切岭是淠史杭灌区建设工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咽喉工程，位于史河总干上。1958年10月动工，1959年4月组织5万民工开展平岗切岭会战，只用8个月就完成原计划3年的工程，形成一道深25.6米、宽60米、长约3公里的人工峡谷，塑造出“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切岭精神。

望海潮·舒城
(2014年11月)

周郎生地①，公麟归宿②，舒城自古风流。杭埠纳英，桃溪毓秀，丰饶百里青畴，南向是佳游。看龙眠雾锁，佛顶云浮；万佛湖中，七门堰口，竞龙舟。

文人墨客同返。赞公园绿盛，广场红稠。商贾纵横，檐甍栉比，殷期望眼全收。明月宴宾楼。正霓虹焕彩，攒动人头。都道江淮形胜，长客总淹留。

注：①三国名将周瑜出生于舒城县。

②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是舒城人，致仕(即退休)乞归后返乡家乡龙眼山居住，画有《龙眼山庄图》。

沁园春·霍山
(2015年5月)

南岳山头，佛子岭上，衡山国中。望一河远去，沙洲灿烂；千峦叠列，林海葱茏。白马雄盘，铜锣峭立，大别群峰挂碧空。又佳日，引文人墨客，游兴正浓。

日子 里的 光

严 敏

窗台上的茉莉开了第三茬，白色的小瓣悄无声息地坠在绿叶里，却香地很大胆，一股脑地灌满整个客厅。周六清晨，我唤起小爱音箱，周深的歌声水一样流出来——“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调子轻，词却沉，我握着拖把的手顿了顿，忽然就笑了。

这日子，当真像他唱的。

刚拖过的地板湿漉漉的水痕映着晨光，蜿蜒出一道道亮痕，我光脚踩上去，凉意顺着脚心爬上来，混着那点清香，竟让人无端觉得，日子是该这样过的——简单，却有点自个儿的小讲究。

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总来得猝不及防，正躺在藤椅上看阳台外的树，手机就响了。是网格群里的消息，说36号楼李姨家的阳台水管又堵了，污水返上来，淹了半个阳台。我撂下书就住那儿赶。

到的时候，李姨正拿着拖把仔细地清理着，见我来了，歉意又委屈：“姑娘，又得麻烦你……”她家情况我清楚，儿子在外地，老伴儿走得早，什么事都自己扛。我挽起袖子就给物业经理打电话，语气忍不住急了点。程经理在那头支支吾吾，说工人早排满了。我站在湿漉漉的阳台上，听着电话里的推托，还有李姨在旁边大气不敢出的样子，刚才被茉莉香和(小美滴)攒起来的那点安宁，一下子就散了。

可又能怎样呢？日子就是这样。我吸口气，换了个声调：“程经理，李姨中午饭还没吃呢，您就当帮帮我……”好话说完，那边终于松口，说马上安排人来。

等待时，我帮李姨清理阳台。阳台污水味道不好闻，她却翻出一瓶自制辣酱要塞给我：“自己种的辣椒，香得很！”我推辞，她执意要塞，那酱瓶温热，还带着她手心的汗湿。我最终接了，沉甸甸一瓶，像接住了一份滚烫的心意。

推让时，手机从兜里滑出来，“啪”一声掉在地上。屏幕朝下，那声响脆得我心都跳起来了。捡起来一看，屏幕裂得跟蜘蛛网似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李姨在旁边一个劲儿道歉，我反倒笑了，赶紧安慰她：“姨，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嘴上说得敞亮，手指头却抖着去撕那层磨花的旧膜，一撕一撕，底下的屏幕竟完好无损，光滑溜圆的跟新的一样！那股子高兴劲儿，跟捡着个新手机似的。你看，生活刚吓你一跳，转头就塞给你颗糖。

修水管的师傅终于来了，活干得利索。送走他们，我拿着那瓶辣酱回办公室，竟在单元楼门口撞见一队迎亲的人马，大红喜字贴了满车，礼炮屑炸得遍地斑斓，空气里都是喜悦的味道。新人笑得见牙不见眼，我下意识替他们推开旁边的电动车，新郎大声道谢，塞过来一把喜糖。糖纸金闪闪地硌在手心，这“开门见喜”，让我一整天脚步都轻快。

下午，邮箱叮咚一声响。上次投给报社的稿子，竟被采用了，附上稿费通知单。钱不多，却足够让我对着电脑屏幕傻笑了好一阵。那是文字带来的认可，比什么都甜。

黄昏时下班，骑上我的小电动车。忙碌一天，身心俱疲，可穿过大桥时，河面的风毫无预兆地扑过来，鼓荡起我的衬衫。我停下车，趴在栏杆上贪婪地看：天空烧成橘红色，云朵胖乎乎地飘着，河水把它们统统揉碎，荡成满河粼粼的金币。那一刻，什么堵心的事都忘了，只觉得肺腑被清风吹过，通体舒泰。这美景，不要钱，却最是奢侈。

回到家，发现早上匆忙间掉在楼道的老式发卡，竟好好地别在门把手上，准是邻居看到给留的。这小家伙不值钱，却跟了我好多年，失而复得，心里满是暖暖的感受。

夜彻底静了下来，我坐在打扫干净的屋子里，再次播放《小美满》。歌声依旧，心境却不同了。这一天，揉了污水的气味、辣酱的冲劲、屏幕碎裂的惊心、喜糖的甜腻、稿费的单薄和河风的浩荡。

生活从来不是一首完美和谐的协奏曲，它是各种声音的集合——抽水的呜咽、手机落地的脆响、礼花的炸裂、键盘的敲击、风掠过河面的轻柔。它们杂乱，却真实得要命。

我明白，那些随处可见的美好，从来不是整块地端到你面前的金子，它是沙砾里的金屑，你得低头，耐心地、一天天地淘洗，才能在无数琐碎甚至狼狈的日常里，筛出那么一点闪亮。

日子嘛，淡是淡了点，可你细嚼，总有它的滋味在。

夏夜的闷热，让人难眠，我踱至阳台，城市已卸下喧嚣，陷入一片沉沉的睡意之中。远处高楼上亮着零星灯火，如寒星寂寥地点缀着巨大而幽深的夜幕。

阳台之下，路灯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光晕里偶尔有人影匆匆掠过。更远处，医院急诊室的灯光彻夜长明，那光芒仿佛永不疲惫的眼睛，不知疲倦地注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我凝视着那束光，仿佛看见生命在其中奔忙、喘息、抗争。

夜色浓重，凉风拂面，竟送来一丝不知名的花香，若有若无，如同遥远记忆中一段飘忽的旋律。花香过处，夜气微凉，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衬得夜之幽深。在这万籁俱寂的间隙里，白日里被喧嚣淹没的细微声响反而清晰起来：树叶在风中的摩挲，水管深处隐约的滴答，甚至自己脉搏的低沉节拍……世界似乎屏住了呼吸，只留下这些细微的声响在耳畔低语。

此刻，对面楼宇的灯渐次熄灭，仿佛整个世界正缓缓沉入梦境。只有路灯，依旧如光的植物般生长在道路两旁，映照着重空的街巷。那些光柱笔直地刺向黑暗，它们所照亮的，不仅是无人行走的夜路，更是人间无数个未眠的守夜人。

我倚着冰凉的栏杆，目光越过沉睡的屋脊——守夜人固然孤独，然而正因这孤独的守望，才使长夜不至沉沦；如同黑夜本身，正以无边的沉寂滋养着黎明的胚胎。

八月的魔都上海，骄阳似火，热气腾腾。然而，因为一个人、一份情，我沉浸在沁人心脾的融融春风中。

七月份，老伴在体检中意外发现身体出了点状况，依照安医大和省立医院两位专家的建议在中科大附属医院做了手术，病理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切除的实质性包块是恶性的，这就意味着还需要进行后续治疗。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陷入恐慌，方寸大乱，上网查阅相关信息，这种病例治疗研究在北京、上海等著名医院很是前沿，其中上海复旦大学Z医院的W教授是这一领域的顶尖级领军人物，并在国际医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可是，这样的知名专家都是稀缺资源，要联系上他或者挂上他的号谈何容易！我只得背着老伴暗自上网搜索。

忽然想起在复旦大学工作的老乡李元红。近年来，通过老姜洪集文化交流平台了解到，她负责复旦大学教科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社会上广泛且非常活跃，极有可能会与W教授有业务上的往来呢。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我给她发了一条短信，没想到她在第一时间就做了回复，说虽然不认识W教授但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他，并让我把老伴的身份证及相关信息传给她，由她来帮我们预

约。这，真是天降的大惊喜！正在手术恢复期的老伴苍白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按照我们提供的大致时间段，元红随即通过自己的朋友圈联系到了W教授。收到医院窗口发来的预约短信通知，一股温暖的乡亲情在我的心底涌动。当我向她表示感谢时，她却极为恳切地回道：“不客气，老师！”

在陪同老伴启程去上海的那一天，元红又发来短信，询问出发时间与、陪同人员、所乘车次，并表示要安排接车与入住宾馆，当我一一告诉她都由孩子网约停当了，她才回复道：“好吧，这样，我就放心了！”

元红是个大忙人，她的日程本来排得满满的，上周末刚从香港学术交流返沪，这周一又要出沪去企业洽谈科研成果转化业务，周四还要飞往日本。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刚入住预订的酒店，她却打来电话说过来看看，让我发个定位给

从来潜居贫穷，现惊叹山城万象荣。展东西十里，园林竞秀；北南九路，楼宇争锋。“迎驾”驰名，“应流”风劲，石斛黄芽霍玉丰。星月下，正摩肩接踵，酒肆灯红。

八声甘州·金寨
(2015年1月28日)

看云涛滚浪挟风来，荡陶漫山川。揽千峰万壑，苍苔莽莽，瑰丽无边。更嵌平湖百里，一色碧如蓝。奇伟天堂寨，仙境人间？

记得枝枝斑竹，点工农怒火、立夏烽烟。忆雄师南下，雪舞战旗妍。敢牺牲、英雄十万，祭英灵、浩气贯长天。金家寨，正云腾起，风雷翩跹。

永遇乐·霍邱
(2025年8月10日)

淮岸珠明，两湖波阔，一陂涵秀①。农事南田，渔歌北水，物阜民丰厚。汲洋缚练，临淮铸甲，更镇洪魔俯首。看西山，钢花飞溅，时映漫天星斗。

文旌猎猎，诗群济济，竞写蓼城新旧。纸剪春晖，泥传笑靥，淮调拖腔溜②。柳编经纬，焰画明暗，巧绘人间锦绣。待重谱、水云长调，钧天共奏③。

注：①两湖、一陂，即霍邱县城东湖、城西湖以及水门塘(古称大业陂)。

②淮调拖腔，指霍邱民歌唱法，其与剪纸、泥塑、柳编、烙画等共同构成霍邱县非遗矩阵。

③钧天共奏，钧天语出《列子·周穆王》：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居所。奏即演奏，后世以“钧天”“钧天广乐”“钧天奏”指天帝所居的中央之天及其仙乐。这里引申喻指共同奏响新时代之盛世雅音。

淮岸珠明，两湖波阔，一陂涵秀①。农事南田，渔歌北水，物阜民丰厚。汲洋缚练，临淮铸甲，更镇洪魔俯首。看西山，钢花飞溅，时映漫天星斗。

文旌猎猎，诗群济济，竞写蓼城新旧。纸剪春晖，泥传笑靥，淮调拖腔溜②。柳编经纬，焰画明暗，巧绘人间锦绣。待重谱、水云长调，钧天共奏③。

注：①两湖、一陂，即霍邱县城东湖、城西湖以及水门塘(古称大业陂)。

②淮调拖腔，指霍邱民歌唱法，其与剪纸、泥塑、柳编、烙画等共同构成霍邱县非遗矩阵。

③钧天共奏，钧天语出《列子·周穆王》：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居所。奏即演奏，后世以“钧天”“钧天广乐”“钧天奏”指天帝所居的中央之天及其仙乐。这里引申喻指共同奏响新时代之盛世雅音。



风揉秋光晕
三两芦苇荡
落日吻远山
余晖漫过岗

肖明/摄
流冰/诗

深夜的阳台

刘新宇

拍……世界似乎屏住了呼吸，只留下这些细微的声响在耳畔低语。

此刻，对面楼宇的灯渐次熄灭，仿佛整个世界正缓缓沉入梦境。只有路灯，依旧如光的植物般生长在道路两旁，映照着重空的街巷。那些光柱笔直地刺向黑暗，它们所照亮的，不仅是无人行走的夜路，更是人间无数个未眠的守夜人。

我倚着冰凉的栏杆，目光越过沉睡的屋脊——守夜人固然孤独，然而正因这孤独的守望，才使长夜不至沉沦；如同黑夜本身，正以无边的沉寂滋养着黎明的胚胎。



诗 歌	
在慢耕山房(组诗)	
郑汉臣	
杂木院子	只适合在暗夜里燃烧 你来 夜半煮酒 你去 天涯比邻
出走半生	并没有那么美好 年过半百 从故乡出走半生 我仍驻留在 离家不足百里的小城
五谷不分	也了无浪漫 日常独坐的 只有一把木椅子 它淋了无数场雨 慢慢慢老旧
灯笼花和蓝雪花	是老邻居了 游泳归来 我常常依着花架读书 或泡一杯霍山黄芽 与日暮对饮
偶尔也会去屋顶	仰望夜空 那些遥远深邃的梦 微如星辰 却一直闪闪发光 恒久不息
登山有感	傍晚时分 开始登山 尾随一朵白云 走到南山之南 好像有风来接我 俯身树梢
我并非独自一人	随行者众多 道旁的野百合 归巢的灰喜鹊 以及碎在水波里的 花影和星星
到那块青石我就停下	与黄昏对坐 低头是小城霍山 灯火可亲 举头是南岳古刹 心有神明
修篱日记	慢耕山房空着半分地 我要去山上 挖几棵苍术来种 或者一丛半夏 三两株桔梗
小时候	母亲用这些草药 帮我挽回语文和算术课本 如今我想用这些药草 唤回母亲
雨水	绿梅刚开一半 你来叩门 给绿衣绳打个结 洗手 作羹汤去
鸟鸣推推搡搡	虚掩门外 它们一定是瞒着风 今晚 街来雨声
我们这些依靠文字取暖的人	

福利院的衣柜

罗 菊

衣柜在生活里最为常见，但福利院里的衣柜不是人人都见过。这里的衣柜，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木头柜子。每个孩子的生活室里，总有一面墙被妥善改造成顶天立地的衣柜，浅黄色柜门被细心贴了彩色标签——“上衣”“裤子”“毛巾”，字是护理员妈妈们写的，要是衣柜宽绰，最底下那格准是“玩具角”，塞满洗得软乎乎的布偶、缺了个轮子却还能跑的小车，那都是孩子们舍不得丢的宝贝。我总爱蹲在衣柜前看，这整面墙的柜子，像个会藏故事的百宝箱，把福利院的暖都收在里头。

衣柜里的每件衣服，都浸润着甜蜜的时光。院里的孩子打小在这儿长大，爬爬服沾过院里的青草汁，开裆裤蹭过滑腻的木板，运动服上还留着跑跳时沾的泥点——这些衣服都不是“独一份”的，哥哥姐姐穿小了，护理员妈妈就洗得干干净净，晒得蓬蓬松松，叠进下一格，等着弟弟妹妹长大穿。妈妈们总会在搓洗衣服时感慨：“我家宝宝的衣服还没穿旧就已经小了，等你家宝贝长大了，我拿给你！”这时候，你总会听到一旁的孩子说：“我早就喜欢上姐姐的那条漂亮的裙子了，我要穿。”福利院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胜似一家人，衣柜里的衣服满满当当，记录着他们成长的痕迹。

这衣柜也盛着妈妈们沉甸甸的心思。护理员妈妈们总说“衣柜摆得整齐，日子过得才舒心。”每到换季，

妈妈们就会一顿忙活，每天天不亮就来整理，上衣区、裤子区、袜子区，每件衣服都有了着落。有次我看见王妈妈蹲在衣柜前，拿着针线给一件小毛衣缝袖口——那是去年冬天给小馨织的，今年小馨长高了，袖口磨得有点毛。她戴着略大的眼镜，指尖在毛线里穿梭，嘴里轻声念叨：“再缝两针，天冷了穿正好。”衣柜里的衣服叠得方方正正，像一块块温温的豆腐，每一格都摆得整整齐齐，连衣角都捋得平平整整。这哪是在整理衣服啊，是把对孩子的疼惜都收进了这柜子里。

其实，衣柜门一打开，露出来的何止是衣服，最顶上的格子里，说不定放着妈妈们珍藏的画，那是孩子们用歪歪扭扭的画笔画了两个牵手的人，旁边备注着“妈妈和我”；玩具格里的玩偶背后，缝着一个小小的名字牌，那是某个孩子最爱的“阿贝贝”；甚至衣柜门板上，还有妈妈们轻轻划的小记号，每一道都是孩子们长高的痕迹。

这就是福利院的衣柜，装着衣服，装着玩具，装着孩子们悄悄长大的印迹。福利院里的暖，藏在这一格格的衣服里，藏在妈妈门叠衣服指尖上，藏在孩子们指着旧裙子笑的眉眼间。



楚，李元红不只是复旦大学教科科研成果转化中心的负责人，也不只是复旦大学驻四川成都研究院的副院长，她还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倡导者与躬行者，像千千万万的志愿者一样捧着一颗真诚的爱心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尽其全力，竭其所能帮助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求助者，以在她看来，“小事一桩”解救别人于困厄之中，她更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形象大使或代言人。

老伴看诊的那一天，元红人在外地工作，心却仍惦记着我们，不时发来短信询问进展情况，有没有遇到棘手的问题，她还真是料事如神，刚按程序在窗口挂号的时候就出现了麻烦，系统不显示老伴的预约信息，连接了几个窗口依然如此，工作人员要我们到办公室查询，得到的结果是身份证号码与患者不符，估计是预约时输入信息出错，给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重预约”，这冰冷三个字简直让我们无奈到崩溃。而元红恰在这时给了我们信息指示，并提供了G院长的电话号码，让我直接跟她进行有效沟通，并安慰我们说“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果然，G院长要求我们到后台更改信息并激活，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说实话，如若没有元红的“遥控”，我们这些未曾经历过的人真是茫然无措，陷入困境，难怪老伴一迭连声地感叹“好人！好人！真是好老乡！”。

是的，身在异地，有知冷知热的乡亲，为你摆脱陌生、孤独与无助，何其幸运啊！这是我真切体验与感受到的，我想那许许多多的受助者也一定与我同感。

李元红总说我是她的“老师”，但我并不以为她是我的“学生”，倒更觉着她是老家的一个妹妹，带着光，散发着热，氤氲着怡人的春风，——不，她应该是我的老师，是我心念敬意的老师。

在夜上海，在人头攒动的黄浦江畔，凉爽的江风拂去了白天的燥热，而我的眼前闪过了家乡的二道河，闪过了老街头的那眼古井，闪过了秋的风垄泛起的金波。

这黄浦江的风，不正来自我的皖西老家么！